1984年，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飞越大洋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只为“重走长征路”。

一名76岁的西方记者为何要走这两万五千里路？

在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的著作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——“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，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。”

1934年冬天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2师5团1营3连从江西于都出发，踏上长征之路。他们一路血战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突破敌人一道道围追和堵截。当时，长征对这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“红一连”来说，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行军。他们并不知道，自己用双脚走出了一条怎样意义重大的道路。

一路上，“红一连”翻越20多座山脉、渡过30多条河流。他们几乎经历了长征中所有著名战役，并在腊子口战役后被授予“敢当先锋、敢打硬仗”旗帜，连长胡炳云被表彰为“战斗英雄”。

习主席说：“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。”漫漫征途，是信念和毅力，支撑着“红一连”走完这两万五千里。

长征胜利后，“红一连”继续前进。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边境作战，从挺进西藏到改革移防……90余年来，“红一连”参加大小战斗600余次，历经整编30余次。面对艰难险阻，他们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，永葆红军本色。

如今，该连已转隶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“红一连”。在一代代连队官兵的接力传承下，当年的红色旗帜依旧鲜艳，长征精神依然生辉。在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，记者走进“红一连”，看看新的长征路上，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新的辉煌……

走进第76集团军某旅“红一连”——

“迈向新长征，踏平坎坷再出发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张石水 王钰凯 通讯员 钱亦然

特 稿

图①：合成营综合战术演练中，“红一连”官兵向“敌”前沿机动。

图②：入连仪式上，新兵王博对着连队战旗许下“勇当先锋，矢志强军”的铮铮誓言。

图③：“红一连”组织步兵班综合战术演练，中士刘峰带领全班执行穿插任务。

王云峤、李卫啸摄

“越是身临险境，越要敢于出奇制胜”

炮声隆隆。

装甲车内，中士欧珠玉珠不由得压低了身子。透过观察镜，他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搜索着前方战场：前方地势平坦，植被稀疏，蓝军火力很猛，贸然冲上去只能当靶子！

这是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合成营综合战术演练。此刻，前沿阵地上，“红一连”官兵们面临着巨大的危机——不仅是蓝军猛烈的炮火，还有戈壁的风沙、炙热的天气和连续战斗后的疲惫与饥饿。战争的天平已向蓝军倾斜。

大部分官兵不知道的是，在这些艰难险阻之外，还进行着一场他们看不见的斗争——一场在指挥员中间进行的“战场抉择”。

“集中兵力，正面强攻。”“死守阵地，等待支援。”战斗室内，大家意见发生分歧。

望着窗外漫天沙尘，连长谢刘祥心生一计：“蓝军配置‘前轻后重’，何不趁着这阵风沙，迂回至反斜面进行机动夺控？”

“如果被蓝军发现，我们几乎没有胜算。”当即有人提出反对。

“越是身临险境，越要敢于出奇制胜。”谢刘祥力排众议，决定采取这个风险极大的策略。下达命令时，他心中想到——80多年前的长征路上，连队的革命前辈们就是靠着奇袭，攻克了天险腊子口。

时光倒回1935年9月。刚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红军将士，无暇欣赏美景。前方不远，是被称为“天险”的腊子口。它如一只“拦路虎”，横亘在红军北上甘南的必经之路上。

当时的腊子口，其实并没有路。两山对峙，青天一线，人只能走岩壁上用木板搭建的栈道。一侧是高耸的峭壁，一侧是那冰冷的腊子河。河上唯一的通路是一座木桥，敌军有2个营的兵力在桥头固守。

作为先锋连，连队向腊子口发起猛攻。面对居高临下的敌人和凭险构筑的碉堡，正面进攻均未取得成效。于是，连队组织敢死队攀上悬崖，摸到敌人背后发起突袭，以“神兵天降”之势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，也由此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路。

“今天的我们，是否还传承着前辈们当年的英勇无畏？”多年以后，激战于大漠戈壁，这念头在谢刘祥心中疾闪而过。

此刻，战车的轰鸣声将他瞬间拉回演习场。短短数秒钟，一发发炮弹砸向蓝军阵地。在坦克分队引导下，谢刘祥带领连队快速发起冲击，直捣蓝军腹地……

直至沙尘散尽，蓝军才看清前沿一侧突然出现的对手。此刻，“红一连”官兵已击中坦克目标靶6个、机枪靶8个，摧毁地堡目标5个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奇袭。

在戈壁滩漫卷沙尘中，谢刘祥看着连队官兵们相拥欢呼，不由在想：前辈们当年在长征结束时是如何欢庆胜利的？

“前辈的长征故事，是永远的精神丰碑”

听到“掩护战友夺取泸定桥”的故事时，列兵曹梓俊的心扉瞬间被一种力量撞开。“没想到，课本里的《飞夺泸定桥》，就发生在自己的连队。”他说。

今年年初，“红一连”奔赴雪域高原展开驻训演练。面对艰苦的环境、繁重的任务，连队组织了一场“重温长征故事、弘扬革命精神”主题党日活动。

讲完泸定桥的故事后，指导员杨茂播放了一段视频。这是在家中休假的下士侯志梨录制的视频微课。他以家乡遵义会议纪念馆为课堂，向大家讲述连队参加遵义战役时的故事——1935年2月，连队在红一军团编成内参加了遵义战役，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。

随后，杨茂拨出了一通视频电话。屏幕的另一端，是连队的老朋友——胡佐荣老人。他的父亲胡炳云，是带领连队走过漫漫长征路的老连长。

连队荣誉室里存放着一副旧眼镜，它的主人就是老连长胡炳云。2017年，连队成立90周年时，胡佐荣老人特地从北京赶到部队，亲手将这件父亲的遗物交给连队官兵。

很多军人在暮年时，依旧会清晰地记得自己曾经参加过的战斗。胡佐荣告诉大家，父亲晚年最常提及的，就是自己和战友们在长征中的经历。长征初期，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……追剿、设伏、堵截、包围，敌人时时显杀机，处处设死地，但红军将士总能在险境中出招，在危局中求胜。

1935年11月，直罗镇战役打响，胡炳云率领突击队冲在全连的最前面。子弹如雨点般落下，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。全连官兵不畏牺牲奋勇冲锋，很快杀上了山顶。

正当胡炳云组织好人员和火力，准备消灭最后一股敌人时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。一阵剧痛袭来，他昏了过去。醒来时，胡炳云已经躺在了担架上。因为作战英勇，他被红一军团表彰为“战斗英雄”。

当时，连队还有个“战斗英雄”叫王洪铎。让人惋惜的是，他在前一场战役中被评为“战斗英雄”，在下一场战斗中牺牲了。

聆听老前辈的长征史，下士肖玉巧回忆起初次踏入连队荣誉室的感受。第一次看到长征时期留下的战旗、钢盔和刺刀，肖玉巧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。“透过一件件‘传家宝’，我仿佛能看到前辈们的信仰、斗志和血性，让我深深感受到身为一名红军传人的神圣使命。”他说。

2019年年初，该旅为备战陆军“铁甲奇兵”比武抽组集训队，当时还是上等兵的肖玉巧第一个请战。他白天练装备、晚上啃教材，常常是一身油污、两眼通红。凭着这股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头，他通过层层选拔，代表旅队参赛。最终斩获装甲运输车组第三名，荣立三等功。

“前辈的长征故事，是永远的精神丰碑。”排长刘彦君感慨道，“红军将士行军十几省，击退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，赢得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，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。面对今天的挑战，我们怎能不勇敢面对、冲锋在前？”

党日活动接近尾声，官兵们齐唱连歌：“我们是英雄的红军连，我们是光荣的红军连，我们是过硬的红军连……”穿过历史的岁月，这声音愈发嘹亮。

“此生留得豪情在，再作长征岂畏难”

出征在即，副连长慕双龙看着连队门口枝繁叶茂的白杨树，颇为欣慰。

在2017年那场“脖子以下”改革中，“红一连”告别戍守50多年的西南沃野，千里机动北上，临时部署在塞上戈壁。让慕双龙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待就是4年。

4年前，官兵移植了一棵白杨树，希望它能够在连队生长。当时，营房尚在修缮，酷暑天帐篷里的温度超过30℃，官兵们喜欢挤在树下吃西瓜。戈壁的气候让他们难以适应。第一次武装五公里训练，不少人跑到一半就开始流鼻血。

四级军士长叶伟还记得，一次野外驻训，忽然一阵风从耳边掠过，掀起阵阵浮土。从未来过戈壁的他并没有感到异样，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大喊：“沙尘暴要来了，赶紧撤收装备！”

还没等叶伟回过神来，风沙已至。情急之下，他脱下迷彩服，把设备包裹严实，揣在胸口，躬身蜷缩在地上。狂风裹挟着沙尘拍打着叶伟，他第一次领教到沙尘暴的厉害……

比起环境的改变，换岗转型、武器更新带给叶伟的挑战更为严峻。转隶移防后，连队由传统步兵连转型为装步连。从“两条腿”到“车轮子”，叶伟不仅要面对专业技能的改变，还要学习掌握从未接触过的新装备，尽快形成战斗力。

“适应新环境、钻研新装备、研究新战法，说实话确实不容易。但是这跟连队前辈们征服娄山关、腊子口比起来，不算难。啃下转岗改训这块‘硬骨头’，是我们这一代军人要走的长征路！”在叶伟带动下，连队士官自发成立“攻关小组”，主动学习新装备。他们对照训练教材和使用手册，逐按键学操作、逐电路摸原理，很快掌握了复杂条件下动中通信的要领。在上级的考核验收中，全连各专业岗位优秀率达到90%以上。

“此生留得豪情在，再作长征岂畏难。”“红一连”门厅，写着这样一句标语。叶伟刚到连队时就听班长介绍过，这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，在重返连队时亲手题写的。

如今，白杨树已在临时驻地扎根成长，“红一连”也受命开始执行新的任务。“从南到北再到边，这是属于我们的‘新长征’。”出征在即，副连长慕双龙说，“迈向新长征，我们踏平坎坷再出发。”

版式设计：方 汉 梁 晨

心 声

不改冲锋姿态

■连长 谢刘祥

连队荣誉室里的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，让我记忆深刻。

刺刀的主人是谁，如今已无从查起。关于刺刀的战斗故事，我总会讲给战友们听——

娄山关战役，连队前辈们冒着枪林弹雨，与敌人白刃肉搏，消灭了敌方一个前哨排，最终直抵板桥，大破关隘。腊子口战役，前辈们与敌短兵相接，子弹打完了就换上刺刀继续冲锋，峡谷里刀光闪闪，鲜血四溅，天险腊子口终被打开。

刺刀见证了连队的变迁与发展，更诠释着一茬茬官兵始终不变的姿态——冲锋的姿态。在大大小小的600多次战斗中，连队曾有过104名勇士战至最后6人仍英勇杀敌的壮举。即便身负重伤，只要冲锋号角响起，前辈们就继续向前发起进攻。

打完子弹就上刺刀冲锋，每次凝望这把老旧的刺刀，我都仿佛看到前辈们英勇无畏的冲锋姿态。现如今，兵力火力协同、陆空一体协同……全新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机遇与挑战。面对这些变化，荣誉室展柜里的那把锈迹斑斑的刺刀，总会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曾经，刺刀被老前辈握在手里，奔赴前方战场；如今，刺刀见红、敢打必胜的精神由我们传承，在新时代强军路上再当先锋。

永葆红军本色

■指导员 杨 茂

7年前，作为新排长的我第一次来到连队，看到那一面面布满沧桑、象征荣誉的红色战旗，瞬间惊呆了。

血战湘江、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……这些英雄故事，是连队前辈们用鲜血拼杀出来的。他们斩关夺隘，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，击溃了敌人一道道围追和堵截，在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后，最终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。

一代代前辈赓续红色基因，战胜各种艰难困苦，才铸就了今天“红一连”的辉煌。在我们连，每当遇到艰巨的任务，官兵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“我们是红军的传人，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！”

4年前，改革号令催征，连队千里移防，挺进塞北戈壁。面对简陋的营房、陈旧的训练设施，全连没有一人叫苦喊累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安家，在全旅率先组织适应性训练。驻地环境变了，但不畏艰险、顽强战斗的红军本色不变。

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对于“红一连”而言，完成转型重塑、建设过硬连队，是我们今天的长征路。这条路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，但是只要我们发扬伟大长征精神、永葆红军本色，就一定能创造新的辉煌与荣光。